

曲 艺 小 叢 書

# 滿 堂 紅

張 智 等 著  
曲 艺 月 刊 編 輯 部 編



曲艺小叢書

紅 堂 滿

張智等著

曲艺月刊編輯部編

北京宝文堂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 內 容 說 明

这个集子收有評書《滿堂紅》、數來宝《六大員》和快板《百草万物也心欢》。

《滿堂紅》写的是大跃进中，蕪湖汽車厂比干劲、摆擂台的故事。

《六大員》歌唱了平凡的工作，平凡的劳动，但工作虽平凡，却干劲冲破天，思想紅，业务专，行行工作出“状元”。《百草万物也心欢》这篇快板，是对总路綫、大跃进的一支响亮的贊歌。

## 滿 堂 紅

★

北京崇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70·518 字數18,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5,000册

定价(7 0.11元

## 編輯說明

曲艺是文艺战线上的尖兵，它的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现实，深入群众，以说唱的形式，起着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建国十年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之下，曲艺更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现在全国有二百六十多个曲种，五万以上的曲艺职业艺人，数以万计的曲艺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他们写出了不少被艺人广泛演唱，为群众热烈喜爱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中，这些作品更能随时随地作为号角，而推动人们向前迈进的。

为了更密切地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生产任务，《曲艺月刊》编辑部从1960年开始，将《曲艺月刊》及各地文艺刊物发表的优秀曲艺作品加以精选，按季度分册编辑出版成套的《曲艺小丛书》。每册包括两三篇作品，约二万字左右。

第一套《曲艺小丛书》共计十本。这套丛书以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作品为主，紧密地配合了当前的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斗争；同时，在出版时，正值春节期

間，也注意了提供广大群众文娱活动的材料，以便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

由于我們人力有限，編选時間仓促，尙希曲艺界及讀者們多加指教。同时也請求曲艺界、各文艺报刊及曲艺爱好者們，大力支持我們的編选工作，共同把这个丛书編好。

《曲艺》編輯部

1959年12月

## 目 次

滿堂紅 (評書) ..... 张 智 (1)

六大員 (數來宝) ..... 张彤芳 邓紹輝等 (17)

百草万物也心欢 (快板) ..... 王 浩 (27)

# 滿 堂 紅

(評 書)

張 智

春風吹綠鏡湖柳，桃花照紅鳩江城，  
生產躍進傳喜報，修車廠里出新聞。

同志們看過大戲，唱戲的一出台，常要念几句引子唱几句定場詩。比方我們聽到一個羽扇綸巾的老生唱：

“憶昔當年居臥龍，萬里乾坤掌握中，平定中原歸漢統，方顯男兒大英雄！”便知這個人是扶保漢室的諸葛亮。又比方聽到一個全身披掛的女將唱：“蒙師教授妙法精，楊凡一死稱我心，唐王賜我元戎印，定把番兵一鼓擒！”便知道這個人是挂帥征西的樊梨花。我這幾句開場詩，頭一句“春風吹綠鏡湖柳”提到的鏡湖是蕪湖市一個風景區，就象杭州的西湖；第二句“桃花照紅鳩江城”，這個“鳩江”是蕪湖的古名，好比我們同志有個名字還有個號；連上下兩句“生產躍進傳喜報，修車廠里出新聞。”表明我要說的是生產大躍進里的一段小故事，這個故事出在蕪湖市汽車修理廠。

這個廠在蕪湖市卜家山，廠的旁邊就是工人宿舍。

这个宿舍住了三百多户人家，其中有一家姓楊，老头子名叫楊崑山，他儿子楊大明，媳妇赵秀貞，他們爹儿仨都在厂里工作，楊大媽在家里照应家务。这一天傍晚，大媽摆上四付碗筷，預备开飯。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她正叨念着，窗子外边人影一晃，高高的个子，寬寬的肩膀，脚步声很重，不是大明是誰？楊大媽一边喊一边开門，誰知开門一看，却是住在对門的卜先敬卜股长，卜先敬說：“大媽您瞧錯人了吧？”楊大媽說：“看背影子，真难分出来。”“可一看正面，多了这一付眼鏡，就不象了。”他說着笑起来。楊大媽輕輕叹了口气：“不是我好操心，大明又一背沒回家了。”卜先敬說：“厂里大跃进，大伙都一样，这叫革命干劲嘛！”楊大媽接上問：“卜股长，您可看見我家老头子跟他儿媳妇了，他們下了班，也不回来。”卜股长听了一笑，“他們公媳俩，人沒見着，名字可上了大字报啦！”“啊！老头子也上了大字报？不能吧！”楊大媽有点不相信。卜先敬說：“这还假得了，他們編派你家媳妇是金枝公主，楊老师傅是郭子仪。”

“郭子仪忠心保大唐，官封汾阳王，可不坏呀！”楊大媽听了迷迷惑惑。

“楊老师傅本来不坏，可有一桩管教儿媳妇不严，在爐子旁边怕她热，拾掇大件头怕她累，碱水鍋洗东西又怕伤了她的手，就这样娇生慣养把她慣成一个娇小姐。”

“瞎，死老头子不听我話嘛。”楊大媽气呼呼地

說，“大明講她媳婦，老头子还护着她，說人家一个女学生才进厂学手艺，要慢慢地来，好，这一下可露了脸啦！”

卜先敬想說些什么，远远望見有人走来，只見来人小小个子，窈窕窈窕，身穿一套蓝布工装，清清爽爽，褲腿上还可看見折疊的痕跡，一頂鴨嘴帽齐后腦套在头上，前額上露出几綹卷曲的刘海，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眉眼之間透出一股秀气；喝，她不就是楊大媽的儿媳婦赵秀貞么？不过今日她紧閉嘴唇，不象往常见人便笑，脸上也好象呆板些。赵秀貞走到楊大媽面前，輕輕叫了一声“媽”。她看到卜先敬想起一桩事：“卜股长，宋小萍她們在找你哩。”卜先敬有点不高兴：“随她去，有話上班不談，下班倒要來找我。”赵秀貞說：“她們貼了你大字报，說你老是不表示态度，要跟你当面交鋒。”楊大媽听了很奇怪：“卜股长，您也上了大字报？”卜先敬笑了笑：“上大字报，家常便飯嘛！我們这个厂上至厂长下至炊事員，那个不給貼了七八十来张！”楊大媽睜了赵秀貞一眼，“哟，那多难为情！”“噯，大媽，您这就不对了，”卜先敬一本正經地說，“大字报是最好的社会主义民主方式，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嘛！不瞞你說，我就給貼了一百九十八张大字报。”楊大媽听了心里說：“这个人穩坐釣魚台，真好耐性啊！”

卜先敬走到赵秀貞面前說：“人家提意見，对不

对，供参考嘛，你要是一淌眼泪，那就是娇气，人家又多了一条大字报材料。”

他正说得高兴，卜小玉跑来了：“爸爸，你还不回去，妈妈生了气，不给你饭吃了。”卜先敬有点尴尬：

“瞧，这孩子说的象话么？”杨大妈笑着说：“你们是恩爱夫妻嘛，你回去吃饭吧！”小玉就象个奉旨钦差，不由分说地把她爸爸拉走了。

赵秀贞心想人家夫妻多么恩爱，男的对女的百依百顺，而自己呢？正想着，厢房里小红哭了，杨大妈喊：

“小红他妈，该喂奶啦。”赵秀贞好象没有听见，“小红饿啦！”杨大妈又在催她。赵秀贞一边走，一边嘤咛：“哭死了倒好些，省得长大了让人家欺负。”她进了厢房，孩子哭得更凶，杨大妈忍住气，抱走了小红。她说：“你妈不疼你，奶奶疼你，喂奶粉给你吃。”

赵秀贞坐在门右面一张椅子上闷声不响，一肚子心事。这时候杨大明走进屋来，坐在左面一张椅子上，也闷声不响，一肚子心事。

他们俩究竟有什么心事？原来赵秀贞为了人家贴了她大字报，心里算不过账来。杨大明呢？因为厂里大跃进，各个车间热火朝天，工效提高了一两倍，装修车间是全厂心脏，反而纹风不动，杨大明是这个车间的工长，怎能不着急？加上赵秀贞那个拆洗小组，是他车间里问题最多的地方，杨大明又怎能不操心？这小俩口，你不睬我，我也不睬你。

过了一会，大明說：“吃飯吧！”赵秀貞一噘嘴：

“要吃你自己去吃。”大明說：“还生我的气么？”赵秀貞說：“你管我，你去打听打听全厂三百多家，那家男人貼女人的大字报？”大明說：“这也是互相帮助呀！”赵秀貞一听就象打足了气的皮球一蹦多高：“哼，亏你講得出口，帮助！帮助！你恨不得一棍子把人家打死！”大明还是笑：“好呀！我就那么狠心么？”他看赵秀貞沒有作声，便接上說：“我們在家里是夫妻，在厂里是同志，你的工作做不好，提意見你不听，写张大字报提醒你一下，也不是坏事呀。”

赵秀貞一扭头：“还講什么夫妻，宋小萍貼我大字报，你跟着帮腔，一唱一和，真不晓得安的什么心？”大明听她扯南瓜拉葫子，又好气又好笑，沒有作声。赵秀貞只当打中了要害，話更多了：“你是大工长，积极分子，我是小学徒，落后分子，烏鴉怎能配上凤凰，嫌棄我，干脆讓我走，你再找好的去！”說着賭气跑进廂房里去了。

“秀貞，你怎么啦？”大明正想跟进去，这时候楊大媽抱孩子出来了，“大明，你怎么啦？”楊大媽在門口拦住了他，“一宵不睡，又不吃，还想成神仙呀？”她把小紅送搖籃里，又舀了一大碗湯，撕了两只鷄腿放到桌上，“快趁热喝点吧！”大明一笑：“媽，您怎么把下蛋的鷄也杀了？”大媽說：“噓，你身体也要紧呀！”大明又說：“秀貞还没吃飯哩！”“哟，你放心

吧，餓不了她。”楊太媽一轉身往灶下去了。

大明心里很煩躁，坐在那里發楞。這時候進來一個人，“呀，好香，好香”，說着坐下捧起碗便喝，他一邊喝，一邊想，“老奶奶真會照應人”，繼而一想：“不對呀，我沒回來，湯就擺在桌上，分明是為兒子預備的，這個老奶奶真偏心！”大明一抬眼是他父親楊老師傅楊崑山回來了，看他精神抖擻，滿臉紅光。“爹爹，今兒怎麼這樣高興呀？”楊崑山說：“有高興的事嘛，”他望了望兒子：“咳，大明，你今兒怎麼愁眉苦臉的？才干一個通宵就萎下來啦！”大明說：“爹，我精神不是很好嗎？”他爹說：“怕有什麼心事吧？車間里有問題別着急，慢慢來嘛！”大明說：“爹，這時候怎麼還能慢慢來？卜股長就說我們廠工效提不高，不肯接新任務，貼了他幾十張大字報，也不吭氣。”楊崑山說：“那四十輛教練車改裝客車，一沒有圖樣，二沒有配件材料，本來有困難。你在廠里多年了，在這方面還有兩下子，你為什麼不去找向書記商量商量？依我說，你們先干起來，拿實心砲彈來打他的保守思想碉堡。”大明听了心里一動，不由暗暗稱讚：生薑還是老的辣！

楊太媽端飯出來一看：“喲，該死！老頭子倒吃起來了。”老頭子一抹嘴，“怎麼，家里人還講客氣，哼，你這個偏心老奶奶。”老奶奶一眨眼：“你老頭子才偏心哩。”

“我偏心向着誰？”“我偏心向着誰？”“你就疼兒子。”“你就疼兒媳婦。”老夫妻倆一句也不讓。楊大媽說：“還賴呢？我們家出了郭子儀，都上了大字报了。”楊崑山憨憨地笑着：“消息真快呀！”楊大媽說：“好事不出門，坏事传千里。”楊崑山說：“照你一說，批評成了坏事，象話么？”楊大媽說：“反正上大字报不是上光荣榜？”老头子說：“上了大字报，找到了毛病，馬上改，再加一把劲，上光荣榜就快啦。”大媽說：“你呀，先把兒媳婦管好吧。”老头子說：“錯不了，小秀子又机灵，又听话，这点毛病还怕改不了？”再說从前我們都沒有好好教她，你呀，我呀，还有大明。”大媽向大明說：“瞧这个老头子把我們娘儿俩也攀上了。”

这时候，厂里一陣鑼鼓响，車間又报喜了，大明心里急得象貓抓，看情况非再苦战两昼夜不可，他想去跟她爱人講，又怕招她心煩。楊崑山一听鑼鼓响，乐得合不攏嘴：“快，給我拿酒来。”楊大媽一撇嘴：“光荣榜上可沒有你名字，还想喝酒呢？”老头子滿有把握地說：“你等着瞧吧，总有那么一天。”老奶奶一笑：“那你也等着吃酒吧，总有那么一天。”正說着，只見大明从廂房里抱出一床棉被：“媽，我上車間去！”說了便走出門，赵秀貞只当他真气恼了，心里一酸，竟哭将起来。这一夜，赵秀貞躺在床上，翻来复去，老睡不着，她望着云彩里的月亮在跑，她的心也跟着跑。她想

起两年前一桩事。

也是个春天，雨过天晴，一个姑娘顺着公路走着，她身揣铺盖卷，一手提了个网线袋，里面装了换洗衣服和鞋头袜脑，一手拿了个脸盆热水瓶，胳膊里还夹了一把雨伞，忽然一辆十轮大卡车迎面开来，她慌的往路旁一让，把雨伞丢落到地上。她想拣，路上尽是泥浆，手上东西没有放处，正为难，旁边一个小伙子帮她拣起了伞：“你到羽绒厂去吧？”“不，我到汽车修理厂。”

“那太好了，我们一道走。”小伙子不由分说把她的铺盖卷抢去背上，把她的网线袋也拿过来拎着。这个姑娘有点奇怪，再一看，小伙子衣服上有个小飞轮记号就明白了。事情说巧可真巧，这个姑娘进厂，一到车间又碰到那个小伙子，他帮着指点这个拾掇那个，再一問，原来他就是车间工长杨大明，同志们听到这里，不用我说，那个姑娘便是赵秀贞了。

赵秀贞想到这里，不由叹了口气，结婚不到两年，他怎么就变了呢？这两天，大明的心真象今晚上的月亮，一会儿见着，一会儿又躲到云彩里面，不由地要想他，念他，生他的气，甚至于有点恨他。自鸣钟当当敲了两下，她披起衣服下了床，看小红在摇篮里睡得正甜，脸上红喷喷的，微微带笑，她俯下身子，一边亲着小红，一边说：“乖宝，好好睡，妈找你爸爸去。”她替小红盖好了被褥，轻轻地开了房门。赵秀贞一口气跑到装配车间，屋里的灯还亮着，可没有响声，看屋角上开了

一个地舖，上面叉手叉脚睡了一个人，盖的是她买的那一床藍底紅花直貢呢的棉被，不用問便知道他是誰了。她心里好笑，这么大的人睡觉还叉被褥，也不怕招了凉，她悄悄走上前，再細細一看，呀，睡的却是那个姓王的小徒弟。咦，大明呢？

赵秀貞接連跑了几个車間，連最偏僻的翻砂間也去了，都沒找到大明，她頓時覺得夜里寒氣逼人，身上有点打战战，不由地把呢外套裹紧了身子，忽然，，沙沙沙一陣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个黑影子愈来愈显，赵秀貞縮在門口定睛一看：两只巧小有力的脚上套着一双翻毛粗皮鞋，一个长挑身材穿着褪了色的藍布工作服，齐耳根的短頭髮上压着一頂小鴨嘴帽，一双发亮的眼睛，显出調皮的神气，一边走，一边习惯地把她两只沾滿油污的白手套舞弄着玩，她不就是那个宋小萍么？这时候做晚班的早已下班，上早班还差四五个鐘头，她跑来干嘛呀？赵秀貞在后面跟着她。

咦，多稀罕的事情！赵秀貞怎么也想不到：宋小萍竟然跑到拆洗組来了，竟然把碱水鍋爐火生着了。这是赵秀貞的工作，也是她做厌了的工作。一天到晚打杂，侍弄着机件，拆呀，洗呀，多骯脏，多单調！这和赵秀貞过去的想法完全不同。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工，輕輕一按电鈕，象山一般的机器动了起来，听她使喚，一分鐘生产一輛汽車，就象神話里的仙女一搖扇子召喚金甲神一夜便造起一座雕樑画棟的宮殿来，那多有

味，又多神气！赵秀贞不就为这个工作替自己抱屈，不就为了不爱干这个工作受了宋小萍和大明的批评么？当宋小萍贴了她大字报，赵秀贞嘴里没说，心里在说：你在修配车间当车工，站在车床旁边车车零件，就象幼儿园的孩子捏泥人似的，那多惬意！要是你干上我这行，就不会跟人讲什么：“平凡的工作，不平凡的人呀！”什么“平凡的劳动建设社会主义呀！”这些大道理那个不懂得！奇怪，宋小萍这时候为什么跑来帮我洗机件？这是看我忙不过来？不对，她要是怜惜我，怎还会剋我？是调动了工作？不会，她是个有技术的三级工，怎么会干我这学徒的行档？哦，我明白了，没有她的积极，显不出我落后，原来是个坏主意！赵秀贞看宋小萍又走了，还是悄悄地跟着她，盯着她，不觉走到停车场。这里停着几十部待修的车子，有雪佛兰、有万国、有大道奇、有客车、有货车，它们不整齐地摆着，就象弄堂里大大小小一座座的房子，车和车之间前后左右隔了一条条的“小巷子”，宋小萍在这些小巷子里几个转弯就不见了，赵秀贞心里有点烦，真象进了天门阵，转得迷迷糊糊。

噢，可巧，“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身子旁边那辆吉斯牌教练车肚子下透出一块亮光，车子那边有人在说话。“小宋，你来得真早！”“不来看看不放心嘛”，一个是大明，一个是小宋。赵秀贞一听，打了一个冷战，心上疙瘩愈结愈紧，这是怎么一回

事啊！再听，小宋又說話了：“你回去吧，剩下来的我还能对付。”另外有个熟悉的声音：“是啊，你也該回去了，省得大媽和小赵焦心。”

赵秀贞听出是尙書記在講話，顿时觉得心里平静得多，她再扒到车头上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車子那边摊了拆下来的一堆堆的机件，大明和尙書記、宋小萍三个人正在看一张設計图紙，只見大明額角上露出青筋，脸上一块油污一块黑，眉毛鼻子分不清楚，尙書記脸上也是一条条的汗漬。赵秀贞想：这一夜，他們琢磨着改装客車，正不知道耗費了多少心血，大明他那里赤胆真心地劳动，宋小萍这样热心帮助自己和大明工作，尙書記又这样关心我們，比母亲还亲，而自己不好好干活，反而胡思乱想，猜疑大明和小宋……一刹时，赵秀贞觉得一股热气湧上全身，心里就象打翻了的作料瓶子：又酸，又甜，又苦，又辣，又麻，五味俱全。她猛的扑到宋小萍身边，一把拉住她的手，倒把宋小萍吓了一跳。

“你是誰？”“是我。”“你这么早来干什么？”“你比我来得还早哩，我看見你帮我生了火，洗了机器，又帮助大明工作，你从今往后多教管我些，就把我当个小妹妹看吧！”他倆真象分別了十多年的亲姐妹一旦見了面，心里有千言万語，一时又說不出，只紧紧地抱着。尙書記和大明看了非常高兴。尙書記說：“小宋，你就陪小赵去吧，順便把杭州去污配方研究研究，这一摊子交給我。”大明說：“不行，还是讓我來。”尙書記笑